描述性关照:勒奎恩《道德经》英译本剖析

温 军 超
(许昌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461000)

[摘 要] 美国当代女作家厄秀拉·勒奎恩不懂中文却翻译出了《道德经》,而且反响不错。通过描述性翻译研究的视角分析该译本的生成过程,包括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途径的选择、翻译目的的设定、翻译内容的安排以及译文的受众效应平衡等,能有助于解除规范性对《道德经》翻译的诉求,更有利于了解国外对《道德经》的解读策略、目的和为此所作出的尝试。

[关键词] 描述性翻译; 厄秀拉·勒奎恩; 《道德经》英译本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755(2014)01 - 0117 - 05

作为科幻小说家、诗人、儿童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美国当代女作家厄秀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可谓是多面手。迄今她已创作小说 20 多部,诗集、散文集、文学评论多部,先后摘获美国雨果奖(Hugo Award)、星云奖(Nebula Award)、甘道夫奖(Gandalf Award)和美国国家图书奖(American National Book Award)。更令人称道的是,就像林纾不懂英语和法语却翻译了外国小说一样,厄秀拉·勒奎恩不懂中文却也翻译出了英文版的《道德经》[1]。本文尝试通过描述性翻译研究的视角分析 Le Guin《道德经》英译本是如何生成的,其中包括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途径的选择、翻译目的的设定、翻译内容的安排以及译文的受众效应等问题。

一 描述性翻译研究之于勒奎恩《道德经》英译

《道德经》英文译本迄今已超过 300 本[2],但是译者不懂中文而做出来的译本却产生巨大影响的并不多见。勒奎恩即为其中一个。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只是参照了很多译本给出了一个"rendition",不算作"translation"。

传统的语言学翻译研究或以翻译为语言学理论研究的途径和手段,或在语言学关照下对翻译过程进行静态的语言分析,其对翻译过程的描述虽然具有较高程度的科学性与客观性,但其"所注重追求的等效或等值始终是一种规范性研究,无法穷尽对两种语言两种文化间越界行为的总体描述和解释"[3]。由于她不懂中文,参考的全是英文译本,由此所生成的《道德经》英译本主要涉及的是英语语言内部的阐释与转译,因此拿这个译本与中文文本对比分析等效与等值,并加以规范实属强人所难。相应地,通过传统语言学翻译研究的视角来看她的这个译本在这里我们认为是不适宜的。因此我们寻求于描述性翻译研究视角来进行重新关照。

描述性翻译研究概念是在 1972 年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由霍尔姆斯(James Holmes)正式提出的。不同于传统的规范性翻译研究重心放在源语上,目的是根据规范提出译文的诸多缺陷,描述性翻译研究则是从宏观的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它以译语或目的语为中心,以翻译的结果为研究对象,努力剔除掉直译与意译、形式对应与功能对等标准,"以翻译之'是'为研究对象"[4]。描述性翻译研究以具体实例为基础,探讨译者是谁、如何做出自己的译本选择、翻译的目的是什么、以何种途径翻译、翻译内容如何展开的以及译本的评价及影响是什么。通过对这一系列过程的全面考察既有利于回避单纯字句翻译等效的限制,又可以拓宽《道德经》的释义范围、把翻译放到时代中去研究,即放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中去研究。

二 翻译途径:译本选择与意义旅行

对于勒奎恩来说她翻译的源文本不是中文本。按翻译规则来说,这种途径很不可靠,因为它只能算作转译、间接翻译。

[收稿日期] 2013 - 12 - 10
[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老子文化的海外传播现状研究"资助(编号:2012-QN-475);河南省社科联、经团联项目"国人自译《道德经》研究"资助(编号:SKL-2013-1143)。
[作者简介] 温军超(1979 -),男,河南西平人,许昌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一)源文本 VS 参考译本

勒奎恩自己承认,她的翻译动力主要是源于 Paul Carus 译本。Paul Carus 译本是通过逐词翻译而展开的,而这种方式却为勒奎恩的翻译提供了了解另外一个世界即中国道家思想的窗口。再加上该译本存在着一些纰漏比如用 Reason 来翻译"道"本身就很模糊。所有这一切都为她提供了契机。但是颇为纠结的是,考虑到翻译的便利她选取了传世本的《道德经》次序,却在词语不一致的地方选取了 Robert Henricks 的英文译本(原文为马王堆帛书本)作为源文本。

除了 Paul Carus 译本,勒奎恩还参考了其它 7 个译本,其中包括 Arthur Waley 译本、Robert Henricks 译本、Gia-Fu Feng &Jane English 译本、D. C. Lau 译本、Michael Lafargue 译本、Tam C. Gibbs &Man-jan Chen 译本和 Witter Bynner 译本等。

对于这些译本的优劣,她一一做出了简介性的述评:Arthur Waley 译本虽然是政治性译本,但它蕴含的中国思想知识宽厚,而且该译本能让人体会到"作为一个译者的圆通"(sensitive tact as a translator)[1]108;Robert Henricks 译本总体来说语言"平易且雅致"(plain and elegant)[1]109;Gia-Fu Feng &Jane English 译本蕴含的则是一种"称心且有独到见解的阐释"(sympathetic and informed understanding),相应译文也"精炼、清晰和简洁"(terse, clear and simple)[1]109;D. C. Lau 译本是一个"深思熟虑后的译本"(deeply thoughtful translation)[1]109;Michael Lafargue 译本和 Tam C. Gibbs &Man-jan Chen 译本译法"奇诡却有用"(Quirky and useful),它既能对人们理解《道德经》"复杂与含糊的地方有所助益"(Casting light on knotty bits and obscure places),又为人们"提供了替代性解读与词汇选择的建议"(suggesting alternative readings or word choices)[1]109。

至于 Witter Bynner 译本,勒奎恩从中获得了从美国人角度自由解读《道德经》的勇气,言外之意这个译本翻译也太过于自由。

对于其它新译本,她认为都不及 Arthur Waley 译本、Robert Henricks 译本、Gia-Fu Feng &Jane English 译本和 D. C. Lau 译本。这些新译本中很多都使得"原文语言更无趣与晦涩"(blur the language into dullness and vagueness)[1]110,这"违背了原文的精神而且背叛了原文那异常犀利简洁与优美的语言"(betray the spirit of the book and its marvelously pungent, laconic, beautiful language)[1]110。

(二)"Rendition"和 translation

勒奎恩在译文后面的注 Concerning This Version 一节中,第一句话就指明,"这是一个 rendition 版本,不是一个译本"(This is a rendition, not a translation)[1]107。她没有对"rendition"和"translation"的区别作出规定,没有明确指明"rendition"的意义。通过搜索韦氏英文词典、朗文英文词典、牛津高级进阶英文词典和美国传统英语词典等诸多词典,我们发现只有美国传统英语词典(第 3 版)(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有对该词汇的界定即"A translation, often interpretive"。考虑到她不懂中文,对于《道德经》的翻译,她并不能把它当作一次翻译,她只是把它当做个人阐释式的翻译。因此我们有理由把美国传统英语词典(第 3 版)中的这个释义作为勒奎恩本人的表述意义。更何况老子已死,道德经是古籍,时空的变迁语言的发展和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的非经典化,使其在中文内的翻译就很困难。因此借助自己的领悟力,参考 7 家译文,加上自己对语言的领悟,她应该能够通过阐释式的翻译深得《道德经》的真谛吧。

三 翻译目的:女性主义与美学体验

《道德经》作为一个主体从国内到国外、从中文到英文的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旅行。在对它的翻译与阐释行为上一直是进行式,"在路上"。它的旅行既有本身文化的自主特性,但也附加了更多人为的东西。它旅行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再生,旅行的结果是"在他乡"与"非本地化",旅行中收益与否取决于旅行的主导人。Le Guin 的译本虽然只在原文中进行释解,但通过参照多家译文,它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特色,也是另一种模式的"非本地化",也是一场旅行。Le Guin 也是以主导人身份引领了《道德经》进行了新的旅行,这个旅行的目的就是"实现其美学的智识乃至心灵的超越"(to make aesthetic, intellectual, and spiritual sense)[1]111。

(一)女性主义翻译视角

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意味着妇女解放,最早涉及选举权、受教育权、就业权。之后以政治、文化以及文学身份全面进入了人文社会学科领域。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充分意识到语言的权力特性,"语言是意义争夺的场所,是体验、检验和自我证明的竞技场"[5]。在欧美,女权主义者对语言和女性问题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两派:一种是改革派(reformists),认为"传统语言是社会的表征,是社会孕育了这种语言。只要出于美好、善良的意愿,现实语言习惯可以改革,以便达到中性"[6]。另一种是激进派,认为"传统语言是妇女受压迫的重要

根源,故而不顾语言自身的内在规律与结构,任意创造自己的语言规范"[7]。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翻译研究也涌现了激动人心的"文化转向",而女权主义翻译视角也成为其中比较具有先锋性的尝试。相应的他们基于特定的目的进行了创造性叛逆式翻译。Le Guin 的翻译即为其中一例,相对来说她既不属于改革派,也不属于中立派,算是激进派。在小说《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 An Ambiguous Utopia)的创作中,Le Guin 指出,"我们必须回归、循环,向内心去。向着阴性方向……暗淡的、潮湿的、隐藏的、弱势的、隐忍的,被动的、圆形的、循环的……。"[8]在翻译中,通过诸多译本的对比,Le Guin 发现学者型的翻译多将《道德经》文本视作为统治者提供劝诫的律书,他们太强调文本语言的男性的、权威性的意义,这也是诸多流行译本的通病。她的愿望就是创造一个文本,这个译本能为当今时代那些不聪明、无权势的女性读者提供机会,让他们倾听其中流淌着的"心灵的声音"。因此《道德经》全篇(除了 36 页 Power of the Heavy 一节)只要提到指涉"君子"、"圣人"的地方,她就不用"He",只用"the wise"、"the wise soul(s)"。遇到万不得已的地方,她用"they"来替代。

(二)美学向度

"美学"一词来源于希腊词汇"aesthesis",最初意义是"对感观的感受",该词最早在 18 世纪德国哲学家亚历山大·戈特利布·鲍姆加登的《美学》(Aesthetica)一书中使用。该书的出版标志着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

直到 19 世纪,美学在传统古典艺术的概念中通常被定义为研究"美"的学说。现代哲学将美学定义为认识艺术、科学、设计和哲学中认知感觉的理论和哲学。而今美学的研究外延更加扩大,包括美学自身、美的本质、审美、美的创造、和美学范畴等。但无论如何,美的特性对于观看(阅读)者来说都是核心要义。

美有两大特性,一是形象性,二是感染性。所谓形象性是指它创造了一种立体动态的意境,让人沉浸其中,不能自拔;所谓感染性是指美直接诉诸人的情感,或喜爱、或激动、或崇敬,使人在精神上获得一种极大的愉悦和满足。前者强调美的主体存在,后者强调美的被接受程度。

Le Guin 译本《道德经》源于译者四十年的生活体验与感悟,源于幼时父亲品读《道德经》的姿态,源于自己多年来对《道德经》中或神秘或超脱的不同层次的美的把握。《道德经》从文体上来讲,部分是散文,部分是自由体韵文,不能算做诗,因为它不押韵且无格律。但是参考它那格式化极强的语言,我们总体上可以把它当作诗文。"简介奇异的美,很多译文用网捕捉到了意义,但是让美溜走了。《道德经》的美本身就是意义,但他们却丢失了这个大意义。"[1] ix由于这种超脱诗歌的美所创造出的形象概念意境,由于自身受到文本中神秘或超脱意象的感染,再加上那些"清静无为"哲学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干扰", Le Guin 不但将《道德经》当做自由诗解读,而且将其中的很多理念融入在了自己的很多本科幻小说中包括《土海三部曲》(The Earthsea Series)、《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9]、《一无所有》[10]等等。

四　译本内容安排

由于 Le Guin 不懂中文,整本书连同封皮上未出现一个中文字,相应地在翻译结构安排上,也未把汉语信息放置其中。整个译本内容包括介绍部分(Introduction)、正文翻译(Book)和注释(Notes)三部分。介绍部分介绍了作者翻译《道德经》的缘起以及自己的翻译目的(WHY)。在翻译缘起里,Le Guin 讲到了父亲《道德经》阅读对自己的影响。在翻译目的里,Le Guin 凸显了自己翻译的女性主义与美学视角。正文翻译包括两部分:道经(1-37 章)和德经(38-81 章)。极具特色的是在此部分 Le Guin 在每一页都附上了自己对每一章的理解以及自己对别人英译《道德经》的感受。注释部分信息量较多,包含"译本本身信息"、"译本参考资源"、"词汇选择注释"、"道德经的源文本"和"各章注释"等。在"译本本身信息"里,Le Guin 主要谈到了自己的翻译方式(HOW)当然也提到了与北卡罗来纳大学古代汉语方向博士西顿(Seaton)、禅诗翻译家的合作;在"译本参考资源"中,Le Guin 提到了《道德经》的 11 个英译本,但只对与自己译本紧密关联的 8 个译本做出了简明扼要的评述,并对后来的很多译本显示了自己的不满并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在"词汇选择注释"里,Le Guin 提到了几个关键词即道(tao)、德(te)、天下(t'ien hsia)、万物(wan wuh)、圣人,并以自己的理解分别将它们翻译为"Way"、"Power"、"the world"、"the ten thousand things"(everything, the things of the world)、"wise soul"(the wise)。在"道德经的源文本"里,Le Guin 提到了两个中文源文本,一个是河上公本,一个是马王堆帛书本。关于道经、德经的顺序,习惯起见,Le Guin 采用了河上公本,在文本内容出现差异的地方她采用的

是马王堆帛书本。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道德经》郭店楚墓竹简本是在 1993 年挖掘出来的,Le Guin 似乎并未注意到这个版本。在"各章注释"部分涉及到 Le Guin 翻译中一些词汇段结构等方面的解释。

通过译本的内容安排,我们可以发现 Le Guin 作为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充分性的发挥。对于翻译中的主体性有四种理解:"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主体,二是认为原作者与译者是翻译主体,三是认为译者与读者是翻译主体,四是认为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均为翻译主体。"[11]很明显四种观点中译者不可或缺,其他可以替代与省略。这样一来翻译中的主体性最重要的就是译者的主体性。哲学解释学、权力话语和目的论分别解释了译者主体性的三大特征即"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12]。据解释学观点,理解的过程可以看作是译者不断努力寻求新视域的过程。为了达到这种融合,译者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走出自身的视域。权力话语理论认为,社会中任何行为都受到权力和话语的操控。因此,译者的翻译行为必然受到原文和以及他所处时代语言和话语的操控。目的论认为任何翻译行为都以译者的各种目的为指导。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译者尽各种努力、采用不同策略来解决翻译中的各种问题。

Le Guin 作为译者的主体性地位是通过与 Seaton 博士合作、放弃汉语原文的编排、凸显女性主义的意蕴与提高原文的美学意境得到实现的。在彩封里,她用 Collaboration 来指涉 Seaton 博士的合作行为,在致谢里她将本书献给自己的丈夫与 Seaton,在"译本本身信息"里,她也提到了 Seaton 博士贡献的必要性。

鉴于自己对中文的无知,借助于 Seaton 博士的专业性古代汉语知识,虽有时空跨越,两千年之后,Le Guin 力图实现与原文本视域的融合。至于原文语言的操控性与当时生活环境的影响,Le Guin 加上了自己的解读,虽然对男性语言、权威语言在译文中进行了"去势",但是一些关键词比如道(tao)、德(te)、天下(t'ien hsia)、万物(wan wuh)等,她还得屈服于原文的意欲。为了拔高她对《道德经》诗学意蕴的玩味,她会随时为文本添加一些韵。

五 译本评价:通俗大众喜爱

正是由于 Le Guin 四十多年自我体验的提升,加上对《道德经》的深入解剖,译文推出后获得相当高的评价,成为美国市民大众喜欢的译本,可谓是遂了 Le Guin 的愿。只要看到书封上的广告语式评论就让人为之雀跃。著名的神话学和符号学杂志《抛物线》(Parabola)评价道,阅读 Le Guin 译本就像与人一同走进一条熟悉的小径,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岩石与溪流,是我们曾经错过的。它绝对让人为之一震,它那朴实清晰的语言,令人遐思,字字珠玑,充满着"道"的智慧与幽默。《香巴拉太阳报》(Shambhala Sun)评价道,"几十年学道的经历使得 Le Guin 创造了一个向现代读者述说的文本,方式清新活泼,同时不乏幽默、洞察力和原始之美"[13]。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及诗人特丽·T·威廉斯评价道,Le Guin 的《道德经》译本是一种个人性的、诗意的冥想。通过她自己对这些古老教义的仔细研究,她将"道"带入了当代生活:每一天,我随意翻开这本书,就会收到一个沉思的礼物。这些话无异于沙漠之中的水。但是,不管这些评价是否有拔高之嫌或是混淆了老子与 Le Guin 各自的贡献,他们都点明了一点,那就是 Le Guin 为此付出了许多,她让"道"在西方"开着花"。当然也不乏负面的评论,Paul. R. Goldin 认为尽管 Le Guin 很细心很努力,她的译本和其他那些不懂中文的译者的译本一样有三重缺陷,即"太依赖于先前的译本"(they rely heavily on earlier translations),"(译文)经不起精确性的检验"(they fail any basic test of accuracy)和"曲解与简化了原文中的哲学理念"(they distort and simplify the philosophy of the original)[14],只不过这些谬误在她的译本中不太明显而已。

六 结论

传统的翻译标准通常建立在翻译理想与主观审美之上。它把原作视为核心与界标,片面强调追求忠于原作,这样很明显会对翻译的现实问题照顾不周。一般说来,译者通常都要脱离原作,做一次文本旅行,即使没有这个意图,语言本身也会不同程度的脱离原处轨道,自动产生变异并得到新的符码。有鉴于此,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出现了,它强调静态对等与动态对等,但是它的重心仍是规范。这样看来两种视角都不免狭隘,再加上勒奎恩本身不懂中文,因此我们绝对有必要采取描述性研究的策略以客观全面的视角看待勒奎恩的翻译,标准不再是中心,译文本身的规范也相应需要退居边缘。通过对文本周边信息的描述性关照,包括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途径的选择、翻译目的的设定、翻译内容的安排以及译文的受众效应平衡等问题的梳理,我们很清晰的看出了以勒奎恩为代表的海外译者为释解《道德经》所作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Lao Tzu. Tao Te Ching : A Book About the Way and the Power of the Way. Trans Ursula K. Le Gui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1997.

[2] 张小钢,包通法.《道德经》英译版本的归类及思考[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115-120.

[3] 辛红娟.《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像[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39.

[4] 张冬梅. 在事实与价值之间——翻译研究中描述与规约之关系的哲学阐释[J]. 外语学刊,2012(1):121-124.

[5] Simon Sherry. 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M]. London: Routledge, 1996:9.

[6] Liuse Von Flotow. 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on in the Era of Feminism[M]. Manchester:St. Jerome Publishing,1997:10.

[7] 孟祥珍. 女权主义在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5):31-35.

[8] Ursula K Le Guin. Dancing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M]. New York:Grove Press,1989:90.

[9] Cogell Elizabeth Cummins. "Taoist Configurations: 'The Dispossessed'"[M]// Ursula K. Le Guin. Voyage to Inner Lands and Outer Space. Ed. Joe de Bolt. Port Washington, NY: Kennikat, 1979:153.

[10] Bain Dena C. The Tao Te Ching as Background to the Novels of Ursula K. Le Guin[J]. Extrapolation, 1980(21):209-222.

[11] 许 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 中国翻译,2003(1):8-13.

[12] 查明健,田 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谈起[J]. 中国翻译,2003(1): 21-22.

[13] Danny Yee. Review of Shambhala Books: Tao Te Ching. (2013-01-12)[2013-07-16]. http://dannyreviews.com/h/Tao.html.

[14] Paul R Goldin. Those who don't know speak: translations of the Daode Jing by people who do not know Chinese[J]. Asian Philosophy,2002(3):183-195.

The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pproach to LeGuin's Dao De Jing

WEN Jun-chao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461000, *China*)

Abstract: Ursula LeGuin,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woman writer, didn't understand Chinese but rendered an English version of Dao De Jing which became popular later. By means of the perspective of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we delve deep into LeGuin's translation process which includes the selection of translated texts and translation approaches, the setting of translation purpose and translation content, the balance of the feedback to the translated text. It is useful not only in avoiding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 standards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Dao De Jing, but also in making the readers understand the interpretation strategy, interpretation objective of Dao De Jing and the translation efforts overseas.

Key words: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Ursula Le Guin; English version of Dao De Jing